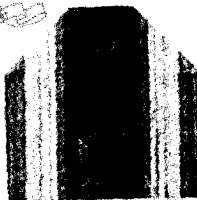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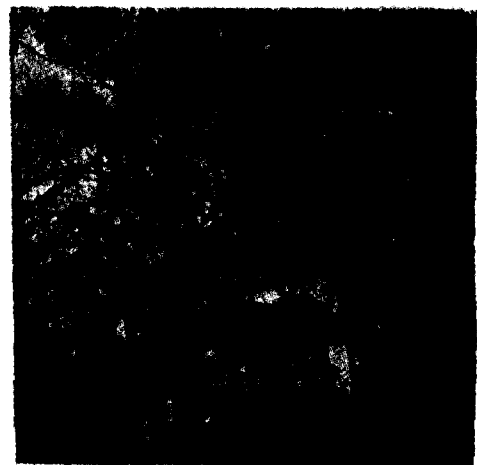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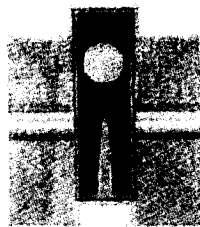


劉以鬯實驗小說創作的最早嘗試

——略評劉以鬯的《流亡的安娜·芙洛斯基》

□易明善



一九三六年五月，十七歲的劉以鬯，在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，寫了一篇小說，他的同學後來成為著名漫畫家的華君武，拿給朱血花（旭華）編的《人生畫報》上發表了。這篇題為《流亡的安娜·芙洛斯基》的短篇小說，署名是他的原名劉同輝，有華君武的三幅插畫。這是劉以鬯在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。這篇小說作為一個初學寫作的中學生的作品，當然不可避免地顯露了它在藝術上的稚嫩，文字上的生澀等弱點。但是，從這篇小說的基本內容和人物描寫看，也還是有些值得注

意之處。

劉以鬯的這篇處女作，通過描寫安娜·芙洛斯基的流亡生活和特有心態，反映了一個白俄女子的遭遇和命運。安娜·芙洛斯基出身於貴族之家，俄國十月革命以後，她流亡中國，先後在齊齊哈爾、天津、威海衛等地做女招待、模特兒、舞女。在輾轉各地的流亡生涯中，她的青春也隨之飛逝而去；如今她流落上海街頭，已經是一個猶太老乞丐樣的白俄中年婦女了。現在，青春不再的安娜·芙洛斯基的流浪生活，當然比她正值青春年華時更為艱難、也更加尷尬，甚至「連一塊黑麵包也沒法找到。」

「小說不僅真實地展現了安娜·芙洛斯基求生的掙扎和面臨的困境，而且還比較深刻地挖掘了她作為一個貴族子女的內心世界。小說通過比較細緻的描寫，集中顯示了她至今還保留的一種特有的貴族心態：追懷昔日家族的豪華生活，安於依附他人的生存方式。小說一開始通過描寫她的夢境，展現了當年貴族生活的片斷場景，這既反映了在她內心深處一直無法忘懷的過去的貴族生活，又與她現在艱難的生存困境形成鮮明的對比，從而為小說描寫和讀者觀察安娜·芙洛斯基提供了一個視角，來展示她的現實處境和內心世界。當安娜·芙洛斯基從夢境回到現實以後，小說着重描寫了她在此時此地仍然

把擺脫窮困潦倒的生存危機，寄希望於「能夠碰到一個男朋友」，以為這樣就「可以在上海享樂了」。可是，她在上海繁華街道遊蕩多時，卻並沒有碰到可以使她得到享樂的「男朋友」，倒是碰上了她們家族過去的一個傭人。這個傭人告訴她，她原來認識的一個男爵和騎兵上尉也在上海。她想：既然沒有碰上可以使她享樂的「男朋友」，也不妨去會會過去的舊朋友。於是，在第二天，她特地買了鮮花去拜望那個人、男爵和騎兵上尉。可是，當走到那個傭人的住處，才知道那個傭人搶了一個女人的手鐲，逃走了，而那位男爵的處境，也並不好，何況根本不願意認她；至於那位騎兵上尉，正病得奄奄一息，顯然不久人世。

劉以鬯的《流亡的安娜·芙洛斯基》，雖然是一篇初學寫作者的習作性質的作品，但是，應該說它在藝術上還是顯示了一定的特色。從這篇小說的一些具體描寫，可以略窺都市生活的面影，感受都市生活的情調和節奏，使小說呈現出淡淡的都市文學色彩。從這篇小說的某些藝術處理，還可以發現小說運用了近似新感覺派的手法。在小說的人物描寫中，特別是對人物的感官、感覺和心理，寫到頗為細膩，並有某些不同於常規的帶有實驗性的寫法。在小說的最後部分，寫安娜·芙洛斯基為了擺脫生活困境，又重新走上街頭，再續賣笑生涯時，小說有這樣一段描寫

「安娜非常快樂的靠著孤燈的鐵柱，右腿擱在左腿的右站在土牆青鋪道上。嘴角邊啣著強性底捲煙，眼珠不斷地轉在煙霧裡向每個行人作幻想的閃爍，而且不分國界的對每個不相識的男人報以沒有色彩的微笑。」

從這段描寫，可以看到文字顯得比較稚嫩，不過其中採用的手法卻有嘗試性的實驗，值得鼓勵和肯定。用眼珠躲在煙霧裡作幻想的閃爍，對男人們報以沒有色彩的微笑，來描寫安娜·芙洛斯基企望找到男人的眼神和強顏歡笑的表情，卻是相當準確地揭示了她此時此刻的複雜心態，從而反映了這個白俄女子的生存困境。從這裡也可以略窺這篇小說採用的接近新感覺派的手法，以及所受到的穆時英小說的某些影響。在許多年以後，劉以鬯在談到這篇小說時，也承認這篇小說確實受到穆時英小說的影響。穆時英三十年代在上海非常活躍的時期，劉以鬯正在上海讀中學，他回憶當時的有關情況時說：

「唸中學的時候，由於一九一八事件，很喜歡看東北作家（如蕭紅、蕭軍、端木蕻良等）的作品，因為都帶有強烈的抗日意識，其他沒有抗日意識的作品，都不能吸引我。只有穆時英的作品例外……我在中學時寫的一篇習作，就受穆時英的影響。」從《流亡的安娜·芙洛斯基》的總體面貌、特別是寫作上的某些追求看，可以說這篇小說基本上屬於實驗小說的範疇，也可以說是劉以鬯這篇小說創作的最早的嘗試。正是從這種意義說，劉以鬯這篇少作雖然稚嫩，卻是整個創作生涯的良好開端，同時也說明，劉以鬯創作的起點和基礎相當不錯，這為他日後創作的發展創造了比較好的條件。

版權為作者
未經批准

